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經蒙引卷二上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通政使司副使臣英瞻蒹霞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吴甸華

謄録監生臣沈浩

易經蒙引卷二上

明 蔡清 撰

上經

䷂ 震下坎上

屯

○震一陽動於二陰之下故其德為動其象為雷

一陽生於二陰之下則曰動一陰生於二陽之下則

曰巽為伏陽主動而陰主靜也名卦曰震曰巽者蓋以此○象為雷雷動物自地下起也故曰雷出地奮

○坎一陽陷於二陰之間

一陽在二陰之中則曰坎為陽不幸也言失其所也一陰在二陽之中則曰離為陰幸也言得所麗也只此便有扶陽抑陰之意至於陽上為艮者陽極而上而止也陰上為兑者陰極於上則靜者變動而不自制矣自震而坎而艮者陽之由、動而靜也自巽而離

而兌者陰之由靜而動也坎離在中間坎則自動而向於靜也離則自靜而向於動也此亦理勢自然也○六子之卦實太極圖之陽動陰靜也震一陽起於二陰之下陽動之始也坎一陽居於二陰之中陽動之半也艮一陽止於二陰之上陽動之終也此皆圖之左方為陽之動者也巽一陰伏於二陽之下陰靜之始也離一陰麗於二陽之間陰靜之半也兌一陰見於二陽之上陰靜之終也此皆圖之右方為陰之

靜者也終則有始相為循環而陰根陽陽根陰之妙已具見於此合而言之則震坎艮一乾也巽離兊一坤也天地間只是這一箇道理無他物也

○其德為陷為險

陷與險不同陷物之麗乎險也險即所陷之地也故曰險坎之地也一說陷是已投險是未投以為雲為雨為水例律之則及其序矣

○其象為雲為雨為水

雲是地中濕潤之氣上蒸而成遠而望之見其油然布空而已實則無非雨澤但其薄而輕則隨風飄揚就空消散氣不下墜故不成雨若氣濃而重畜極施行即下垂為雨耳朱子雲谷記曰飛雲所沾器用衣巾背濕如沐又今山居之人自言入雲氣中行則衣帽皆沾濕可見雲雨之非二物矣○在天為雲雲之施及於地則為雨雨之聚則為水雲盛方成雨雨盛方成水澤故旱天多雨意為其雲不盛隨畜隨泄秪

以甚其旱耳詩傳曰雲欲盛盛則多雨坎陽在陰中故金水内景人物照影在内面也離陰内陽外故曰火外景人物照影在外面也○坎為水者取其内明外暗而能陷物外暗以火對觀便見又水天下之至險者然水本於雨雨出於雲故先雲次雨而後水况此卦有雲雷屯及雷雨之動滿盈字故兼言之○坎為水又為月水光在内可以鑑形於内而不可以照物於外故月之體亦如水之黑非受日光則無以照

物於外此說出管窺外篇第三十葉○日火外影也
金水内影也月是金水之類何獨外影曰月體亦内
影坎象也故月中有山河影焉其外影者月無光得
日之光以為光故兼外影耳凡金與水得日之光亦
有光輝外射尤見月之外影實得之日者也
屯難也
屯與蹇雖俱訓難而義差異困亦不同朱子曰屯是
陰陽未通之意蹇是流行之中有蹇滞困則窮矣盖

屯是起脚時之難蹇是中途之難困則終窮而難斯甚矣

○物始生而未通之意

乾坤始交而遇險陷乾坤始交是物初生之際乾坤交而後有物乾坤始交豈不是物初生遇險陷則不通矣此正所謂物始生而未通者也○非必遇箇險只是尚鬱結而未通為險耳○乾坤始交而遇險陷一説只是初動遇險而為屯不必説入物始生而未

通之意此說不可葢始交遇險是為物始生而未通乃所以名屯也○乾坤始交則乾元資始坤元資生之際也非物始生而何

○其為字象草穿地始出而未申也

穿地始出為始穿地而出之初指一言未申亦即指此也一說穿地始出謂乙也若依此說以字形言則是自上穿入下又自下而上出於義迂矣

動乎險中

能動而可亨者動未便能出險之外只是在險中而猶能動不為所束縛耳如困於株木入於幽谷係用徽纆寘於叢棘則全動不得了○在險則宜守正而未可遽進詳遽字意是且須寧耐終必有可出時以能動故也○但未可遽有所往耳此但字要承上利貞言蓋利貞字意包得廣其在屯則但未可遽有所往耳勿用有攸往一句乃申利貞之意也○利貞勿用有攸往二句一意故彖傳只觧利貞

○又初九陽居陰下而為成卦之主

朱子曰有一例成卦之主皆說於彖辭下如屯之初九利建侯大有之五同人之二皆如此○成卦之主實兼六畫卦故蒙本義九二内卦之主以剛居中云云可見此兼六畫卦言陽居陰下是起下句以賢下人成卦之主是兼起下句得民而可君如此則陽居陰下是以三畫之震言不必兼六畫言也為上有九五一陽在若成卦之主則兼六畫言如亦只以三畫

言則當如隨初九云以陽居下為震之主不曰成卦之主矣今曰成卦之主則是全卦之所以為也者正以其以震遇坎乾坤始交而遇險陷也是主此一陽之動而遇險言如同人之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大有之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皆是以此一畫有關於成卦之義也雲峰謂卦主震震主初是也○本義所謂以陽下陰及初九之象傳所謂以貴下賤皆是主德言非以位言也故曰是能以

賢下人得民而可君之象本只是賢其能下人故得民以其得民也故可君非謂其居上而能下人也

○以賢下人得民而可君之象

賢謂才過人也才過於人而乃能下於人不忽人以自恣能舍已以從人如是則衆心自歸所謂勞謙君子萬民服也所謂汝唯不矜天下莫與爭功汝惟不伐天下莫與爭能又如所謂好大者不大不自大者乃所以為大好高者不高不自高者乃所以為高者

也厥初后王君公之立大抵皆然蓋烝民羣居蚩蚩蠢蠢而其中乃有才器出羣之人自是足為衆人之主但有過人者每每有挾巳自恣罔民自利之病如是則民心終亦離而不附而不足以為君矣故必以賢下人然後得民得民然後可君宋史郭雍傳曰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下也○利建侯亦須要說是屯難之時利於建侯如此方與彖傳合故其本義云不取初九爻義者取義多端姑舉其一也

既云舉其一則此亦是彖辭中一意矣葢當屯難之時固宜立君以統治而得如初九者又是得民而可君之人故就宜立以為君也○伯厚云乾坤之次屯曰建侯封建與天地並立一旅復夏共和存周封建之效也匹夫忘秦五胡覆晉郡縣之失也見玉海

○故筮立君者遇之則吉也

謂卜建侯而遇此卦者必得以賢下人之人而利建以為侯也若遇初九則其人自當之矣彖是統論也

故語錄曰卦辭通論一卦所謂侯者乃屬他人即爻之初九也爻辭專言一爻所謂侯者乃是自已故不同也又曰此與乾卦利見大人同例又曰此又看其所遇如何若是自卜為君者得之則所謂侯者乃已也云云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剛柔陰陽也故本義曰乾坤始交言乾坤尤切且合序卦傳所謂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者葢凡物都必

陰陽交會然後有此物也故愚謂乾坤始交則是物始生也難生只是未申也○剛柔始交以一陽動於二陰之下也本是陰體一陽生於下便是陰陽始交也

○以二體釋卦名義

不曰以卦體釋卦名義者卦自蒙以下本義皆只云以卦體卦德卦象卦變而此居諸卦之首必先別言二體使人知得有內卦之體有外卦之體然後槩之

以卦體不復拘拘耳如下條二體之徳二體之象皆此意也○雲峰曰二體之德二體之象見卦象卦德又因卦體而見之也

○動震之為也險坎之地也

為字以作用言○險既以地言如何亦謂之卦徳大抵地字輕看此如人有善稱之曰此是他好處處是處所能實德也又如云道之所在也不好亦有實地在也德字只是性情云耳險者坎之性也不然險豈

可謂之徳徳亦有吉凶所謂天下之道二也故險亦謂之徳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即如下文所謂雲雷也一般益雷雨滿盈有天造草昧之象非天造草昧即雷雨滿盈也雲雷交作有屯之象非屯難即是雲雷也

○天造猶言天運造字不可當運字看故云猶言）草雜亂則不定矣故下云天下未定昧晦冥則不明

矣故下云名分未明名分不獨謂君臣上下如父子夫婦昆弟之類皆是也立君統治者君臣人道之綱也○本義陰陽交而雷雨作雜亂晦冥塞乎兩間此釋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二句天下未定名分未明此即所謂天造草昧之實事○陰陽交就雷雨言不可拘乾坤始交例葢乾坤始交只是震一體雷雨則兼震坎二體必曰陰陽交者葢雷雨有作時有不作時豈非以陰陽之交與不交故耶○雷雨之動滿

盈此即天造草昧之象也卦中只是雷雨之動滿盈而已都從此看出箇天造草昧之象來當天造草昧之時天下未定名分未明宜建侯以治之然不可道建侯便了猶須戒懼而不敢遽謂安寧方可此據其時勢而言也添箇不寧字又以人情而言也○或曰不寧二字只是須建侯意言不可以為安寧之時而不建侯也看來此說不通夫天造草昧之時雖至愚亦知其非安寧之時矣况本義遽字亦不虛下盖恐

人情易溺於晏安一立箇君便以為安寧了則終無以撥亂而反之正所謂雷起漚滅乍聚乍散者耳如更始諸將一立了更始便只日夜縱情於聲色識者知其不終矣故當斷從語錄此語錄與本義正合○宜建侯而不寧此指他人為君者言○一說天下未定名分未明獨言名分者就立君言蓋屯時未有君臣上下故立君以統治天下未定則正謂屯也大抵此說較簡但意欠寬綽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雲雷屯言雲雷方屯三字一連讀如天行健地勢坤雷電噬嗑天與火同人之類○雲雷方屯其在時事則於天下未定名分未明民生未遂民性未正之時君子經綸只在此上施功也○象不言水而言雲者未通之意至於水則沛然矣不見有鬱塞叢積之象○君子以經綸者屯難之世天下之事未得其理天下之民未得其所正君子有為之時也故君子出而

經綸之亦不過區處天下之事使得其理天下之民使得其所而已○經綸者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也程伊川序春秋云然正於經綸之義為切○屯難之世君子有為之時也言所以於屯言君子經綸者葢也難之世正君子有為之時也經綸者亨屯之功也○經綸者治絲之事也經引之總引其緒也綸理之隨各條理而合之也經綸世務亦如此必先正其大

綱然後就中理其節目此等字皆借用也與中庸經綸天下之大經解不同者蓋此從濟屯上言則曰引之理之所謂治亂民如治亂繩之意中庸以五倫言則經者理其緒而分之以比父慈子孝君仁臣敬之各得其分也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以比父子親君臣義之兩相得也解義者自須不同就治絲上認左右是一箇經綸解義不同則各從其意之所切○程傳曰經綸緝此恐不通經與綸正相反如何以經當

綿○東萊曰屯難之世人皆惶懼沮喪不敢有為殊不知正是君子經綸時節此意雖善但與本義此兩句意小不同或者皆以東萊之說貼本義故私辨之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

盤桓本義云屯難之初者世難方殷也以陽在下者陽能進而在下則未可進也又居動體志欲進也而上應陰柔險陷之爻則又未可進也故有盤桓之象○一發不進者不謂之盤桓欲進而不得遂進遲回

却顧之狀此乃所謂盤桓也淵明歸去来詞曰撫孤松而盤桓○險陷之爻非可進之地也或以地言或以所遇之時言或以人言俱通雲峰以為盤桓即勿用有攸往非也○居貞者以時勢未可進而不遽進也爻之盤桓即卦所謂屯也爻之利居貞即卦辭所謂利貞勿用有攸往也利建侯又作象看而占在其中如子克家例○依本義則卦辭利建侯象在占中初九利建侯占在象中但不知如何本義卦辭主占

爻辭主象言卦辭主占者自卦而言則卦中之初九為他人故值此卦者利建此人為侯也爻辭主象者自爻而言則此爻當為占者所自當故值此爻者得建以為侯而利也此亦通例也本義精矣或曰卦辭主占者以初九為別人則是值此卦者利建侯也須活看故主占者爻辭主象者是爻自有此象而占者自當之耳亦通例也據本爻看故主象看來只是如此○侯之象也故其象又如此○本成卦之主以陽

下陰為民所歸侯之象也此象字正與卦辭本義得民而可君之象象字同也故其象又如此象字謂利建侯一句皆象也自不相犯○按此利建侯既為象則坤六二之不習無不利亦只就本義說矣不必拘利字為當占也○問卦辭利建侯固為屯難之世言初九利建侯亦為屯難之世言否曰依初九本義云屯難之初以陽在下是亦以屯時言也又成卦之主一句卦所以名屯也○然居得其正故其占利於居

貞居得其正是據初九言能自止而不遽進也故其占亦當如之見占自象中來耳○利居貞臨川吳氏謂居則不行行則不居者非也居貞猶云安處於正也其不進之意自在貞字內若依他說反重疊了且居既為不進則象傳謂志行正也行字又反居字了不通

志行正也

傚初九所能説即本義居得其正也莫以占言

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貴以德言賢者自有一段尊貴處不必是位所謂君子小人字面亦是如此○以貴下賤果是以德言若以位言則已貴為君了何以說得建侯來且成卦之主四字亦不是指以為君只以成卦主爻論如同人之二大有之五又如蒙與師之九二雖有五在上也把他做主蒙九二則統治羣陰師九二則亦衆陰所歸也○以貴下賤者自當屯難之日衆人之中獨有

超羣之才出類之德而其所念慮所作為一皆懇懇乎安人利物之計舍己便民之圖如此所以民咸歸之君侯之位不能舍之而他往矣非是向人人施恩禮而得民心以為侯也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屯如謂初所難也邅如因其難而不得進也乘馬班如以申屯如邅如之意也乘馬班如班分布不進之

貌言其且前且却且東且西不直濇進去有分布之象也○程傳云下馬為班與馬異處也如此則是下馬班如不是乘馬班如矣程傳想亦是意度為不得那分布意出故如此拗說耳○屯如邅如乘馬班如言不得進與五合也○初九之逼六二非理也而聖人乃又原之曰匪寇婚媾者見得初九本無惡意乃是厚我之意人情於此易至與之比暱而喪其所守而六二乃獨能守正不許盖見其難也今人所處往

往有心知其非是而却不得他來意之勤遂至顛錯了事者故曰匪寇婚媾盆以見女子貞之難也○女子貞不字此女子指六二言○女子許嫁笄而字男子冠而字○女子之字亦分明是表德與男子字同但字則許嫁矣非有許嫁之字與人也○不字者不字於初也乃字者乃字於五也○字許嫁也字本表德而曰許嫁者以禮女子許嫁笄而字若作表德解則於本文之意不切矣

○數窮理極

數字自十年字來故先數後理妄求者去則正應者合二者皆以數窮理極也○數窮理極久而必通也言妄求者至是亦不得不去而正應者至是自然得合矣或曰爻有此象與有能乾乾惕厲之象同曰如此則上爻盤桓是象下爻屯如邅如是戒辭難說矣

○爻有此象故因以戒占者

六二爻辭通作象看特因以戒示占者耳○女子貞

不字十年乃字柔順中正故也○程傳曰二當屯世雖不能自濟而居中得正有應在上不失義者也然逼近於初陰乃陽所求柔者剛所凌柔當屯時固難自濟又為剛陽所逼故為難也傳又曰以女子陰柔苟能守其志節久必獲通況君子守道不囘乎初為賢明剛正之人而為寇以侵廹於人何也曰此自據二以柔近剛而為義更不計初之德如何也易之取義如此○孔氏曰因六二之象以明男女婚媾之事

其餘人事亦當法此如有人逼近於難遠有外應未敢遽進被近者所陵經久之後乃得相合非唯男女而已諸爻男女之象義皆然

十年乃字反常也

二五相應理之常也向也爲初所難而不得常今也數窮理極而正應者合復其常矣

六三即鹿無虞惟入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六三陰柔才弱也居下位卑也不中不正立心制行

不善也上無正應無援也故曰即鹿無虞唯入於林中此說不如後說之精○一說六三陰柔躁於進也而在下位則未可進不中不正不循理勢而惟逐利以進也上無應援終不得遂其進也故其象云云此說似長蓋陰柔不中正屬妄行居下無應屬取困然此說亦未優尚有說在後但用此說人易曉而樂從○君子舍之以下是戒占辭六三固不能然也○一說陰柔居下不中不正是躁於進者未可進也然上

無正應則決不能進也是無妄行取困此說似優但以居下爲躁於進則未當也○一說大抵陰柔居下不中不正固見得是不可進亦見得是不能安於退兼此二義意自完矣○其意似當云陰柔居下不中不正則内無可進之資上無正應則外無可進之勢但陰柔不中不正之人雖不可進而躁於進既躁於進則非惟不遂其進而反以取困矣此說詳檄定說也○先陰柔次居下不中不正又次則上無正應言

有序也○六三非有濟屯之才者而急於進徇利耳非志在濟時者故曰即鹿無虞云云○凡有意於進者非為利即為義二者不容兩全也六三既是陰柔不中正則其志決不在濟屯矣志不在濟屯則繫辭不得不只就即鹿取象矣○即鹿無虞唯入於林中不知幾故也故曰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吝即陷入於林中之困也○君子幾不如舍承上文即鹿無虞而言亦如井九三王明並受其福承上文井渫不食而

言之例○君子舍之以下是戒占辭六三固不能然也○舍則不往往則不舍也二字反對

以從禽也

從字重是心貪乎禽也故著以字所謂禽荒者也是以身狥物也○或云鹿是獸如何云禽曲禮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註云禽者鳥獸總名也鳥不可曰獸獸亦可以曰禽故鸚鵡不曰獸而猩猩則通曰禽也

六四求婚媾往吉無不利

舊說皆以求字對往字看謂初求四而四往應之也葢據語録云程傳謂六四往求初九之婚媾則恐其未然也又雙湖曰本義云下求婚媾是指初九在下來求四為婚媾求者在彼往者在我豈有陽不倡而陰反倡者乎尋常盡依此說今殊覺不得安大抵爻辭之意非為男女婚媾設也葢六四陰柔居屯才不足以自濟有如初九以陽剛之才而守正居下以應

於巳可取以自輔也若能下求之以自輔則往足以濟也矣豈必拘拘於男倡女和之一端哉况爲人上者當屈巳以下賢又當不以輕身先匹夫爲嫌也味本義云其占爲下求婚媾則吉也只云下求不云下之我求也只云吉不云往吉也若求字爲在下人之求則往字不可缺矣○至於語録所謂程傳謂四往求初之婚媾爲未然者恐亦非此之謂也按語録上文或問六四求婚媾此婚媾疑指初九之陽婚媾是

陰何得陽亦可言故朱子曰婚媾通指陰陽程傳謂六四往求初九之婚媾恐未然也朱子之意盖以程傳為陽剛之婚媾專屬陽剛為未然而諸儒誤認以為朱子是謂初九求四之婚媾所謂諸家多以為四求初者正是非其是而是其非也或曰不然是因或問六四求婚媾字故云云且看一箇但字曰果然則亦未定之見與本義不合也若雙湖之註則誤認語録而失本義之旨焉耳安得盡憑哉雲峰之説亦如

雙湖○程傳曰已既不足以濟時之屯若能求賢以自輔則可濟矣理亦較正下求之下字與上應下應之上下字類又如豈中以上應誠實而下交之類

往吉無不利

吉字與不利字相反吉則無不利有不利則非吉矣故本義只用吉字為可該無不利故也○求而往明也不是推本之辭以先大也方是推本言知已之不足而下求初九以自輔而往焉可謂明也已矣亦不

必以待求而往為明○彼謂待求而往者愚請得而辨之曰六四求婚媾往吉無不利二句是專為婚媾之占乎抑亦將以為處屯之通占乎若專以為婚媾之占則與上文乘馬班如者意果相屬乎若意謂不相屬則本義然字又成無謂也若曰是處屯之通占則六四居上不能自濟乃欲在下之賢者枉已以求濟之然後從而許之果何說也恐本義程傳不可易雙湖雲峰之說不可信而朱子小註之言又自有為

而發也

九五屯其膏小屯吉大貞凶

九五雖以陽剛中正居尊位有才有德且有位然當屯之時陷於險中已失勢了雖有六二正應又當來援而陰柔才弱力則不能為吾援也又初九得民於下衆皆歸之夫天運有興須有廢所謂東隣殺牛不若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者也況九五坎體陽之膏澤為陰所掩有膏潤而不得施也合是數者皆為屯

其膏之義也○小事飲食起居之類大事建侯行師之類大事謂建侯行師興衰撥亂反正之事小事則無關於得喪者也小貞吉大貞凶者明言其無可為也要會其意○世間亦有理不足以勝勢者屯九五是也宋高宗彷彿如此文○小貞吉者猶以陽剛中正居尊位也小貞吉小補云耳大貞凶者大勢已去也○小貞吉必貞而後吉也大貞凶雖貞亦不吉也○小貞吉大貞凶是占若九五則無復貞吉之可言

矣

屯其膏施未光也

明不得施也參義曰小正則吉者已在於其位而為

其所可為也大正則凶者以時勢已失而不可以强

為也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

之時則凶可無慎哉參義二句欠精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易窮則變而屯之上六竟不見好處何也陰柔故也

如復如困如坎皆然又如蹇雖來碩然上文亦云已在卦極往無所之益以蹇耳其來碩者乃九五之功也至若否之上九則才足以傾否矣善乎程傳之言曰若陽剛而有助則屯既極可濟矣○東萊亦曰屯極則當通如亂極則當治上居屯之極正是一機會然六以陰柔居之雖欲有為而才不足坐失機會故乘馬班如泣血漣如也象所以言何可長也者蓋謂屯極之時若不變而為治即入於亂亡只有兩件更

不容停待

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死期將至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利貞

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物物即序卦傳所謂萬物非止

謂人至卦辭方專就人說○蒙亨蒙者亨也亨不終

於蒙也然蒙之所以得亨者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初筮告再三不告也蓋一則以蒙者之能求二則以

明者之善告匪我求童蒙以下看來只是就明者一

邊說乃蒙者之所以得亨也看我字亦可見○亨固

是蒙者亨然蒙者非自能亨也

本義云九二以剛居中能發人之蒙者正所謂以亨

行時中也或曰剛中字於亨行意固明於時中意似

未見得曰設使再三瀆而亦告之亦可謂能發人之

蒙乎○剛則有可以發蒙中則善於發蒙剛則明所謂以亨行也中即時中故志應本義只説剛明中字意見下文○本義九二内卦之主以剛居中能發人之蒙者而與六五陰陽相應此數句决是下文之義何也本義此云云即是蒙亨之故也而彖辭下文云云亦是蒙亨之故也同是一箇蒙同是一箇亨而豈有兩箇蒙亨之故也所以本義既出此數句下文則不復解只云我謂二童蒙謂五而遂及占法而已○

或曰匪以下專就明者說固是至於利貞亦偏指明者恐未安也獨指蒙者何如曰蒙安能便知養正哉蒙至知養正時便是先有以是發之者矣況發蒙與養蒙實非兩事即所以發之之道便是所以養之者養之以有待也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一自匪我求童蒙至利貞斷專就明者言本義筮者明以下乃占法如乾九二云若有見龍之德則為利見九五在上之大人者耳葢文王繫辭更無兩意比卦本義亦云

若欲比人則亦以是而反觀之耳此亦可見○一說發蒙與養蒙不同發蒙如未知而教之知未能而教之能是也養蒙則謂捍其外誘以全其真純也愚謂就教之知教之能處獨不可捍其外誘以全其真純耶且發蒙養蒙兩致其功耶抑有先後耶其說未通○曰發蒙者對前日之蒙而言曰養蒙對後日之作聖而言○本義云亨以下占辭也何不就於屯卦便發此例曰蓋恐人以匪我求童蒙至瀆則不告而爲

象耳○一說言占辭者謂亨以下特是活套辭故曰筮者明則人當求我而其亨在人筮者暗則我當求人而亨在我云云此所謂占辭也此語於辭字意未切還依前為是○既曰亨以下占辭也繼又曰我二也童蒙謂五也亦如師六五利執言無咎以下皆占辭也而又曰長子九二也弟子三四也大抵辭皆是占辭但亦皆是本象以著占耳

彖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山下有險山下已是險峻却又遇坎險使人手足莫知所措故曰蒙之地也内險外止如人内中已自杌隉不自安外面動止却又窒礙生澁故曰蒙之意也

○蒙亨以亨行一條講當云蒙所以得亨者以九二有可亨之道而行且又得其時之中也何以見之且以彖辭下文觀之匪我求童蒙云云意只說到瀆蒙也住利貞另意本義亦明雲峰蕪說到利貞者非也

○亨行之行一說指道也與中行之行同○可亨之

道謂亨行之術在我也○以亨行者已昭昭可使人昭昭也時中者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若不憤而亦啟之不悱而亦發之正所謂瀆蒙者其能使蒙者亨乎○本義謂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也須看皆字兩句皆有以亨行而時中之義如非有可亨之道則童蒙不我求矣然非時中則亦不待其求而應之矣非有可亨之道則無可以告蒙矣然非時中則告之無其節矣○志應也只是六五之志應於

九二故曰二不求五而五自求二其志自相應也
以剛中也中字尤重有節之意全取中字
再三瀆瀆則不告者爲九二者意以爲至再三而亦告之則亦非蒙者之瀆我而我亦爲瀆彼蒙者矣故不告也如此說方合本義所謂爲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者也○初筮告者固以剛中瀆則不告者亦以剛中也彖傳辭雖不然其意實然葢必其初筮而後告再三瀆則必不告矣○蒙而養之

以正即此即是作聖之功語錄作聖功處似與本義不同○能養其良知良能之天而不失其正則他日擴充而至於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者此其基也故曰聖功即就今日言也非謂到後日方有聖功○入聖之域雖在後日作聖之功就在今日○依本義正字重依雲峰蒙字重故雲峰之說不必依○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正焉而已矣當蒙時而養以正雖未即至於聖域聖域可由此而馴致

矣此句愚意亦只主養蒙者言然今人兼說者葢十人而九已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可與屯卦大象參看雲雷為屯之象經綸者亨屯之功也只承屯字言初不粘着雲雷山下出泉為蒙之象果行育德者養蒙之道也只承蒙字言亦不必再粘着山泉本義云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漸也此只為蒙字設亦猶屯卦云坎不言水而言雲者未通

之意以此觀之則謂果行是法泉之必行育德是法泉之有漸者不然矣○考之朱子語類朱子説山下出泉之象只在泉上故曰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漸也不復及山象水之始出即物之初出也泉雖必行而有漸便是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朱子嘗作蒙齋銘又以果行法泉之達育德法山之靜恐亦非本義考之朱子語類朱子説書前後不同者亦多○果行者果於有為也以事言育德者養其所得之理

於吾心也工夫有內外無先後○一說先果行而後育德蓋德是行道而有得者也○果行育德是內外動靜交相養之道養蒙之道不外乎此○抑又論之果行育德固君子之所以養蒙而正者又果行育德之方也楊墨之行非不果也而非吾所謂行佛老之德非不育也而非吾所謂德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能果行育德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矣豈終於蒙乎聖人於蒙卦則只管教人以開蒙之道亦是聖人

之情見乎辭

初六發蒙

遇此爻者則初六是蒙吾當發其蒙而發之之道則利用刑人云云以占者爲賓以爻爲主又一例也

以陰居下蒙之甚也如一箇愚魯資質又出在僻陋所在尋常人家所以其蒙滋甚此蒙字是指愚昧之人非童子之蒙也故至於用刑人與桎梏○按上九以剛居上治蒙過剛例之則後說爲長○或曰陽明

陰暗上明下暗以陰居下是兩重暗故曰蒙之甚云

云以陰柔最下之資而待以寛柔以教之道或未能化也故須嚴過於寛所謂威克厥愛者歟

利用刑人刑人猶令皂隷防夫之類非謂刑乎人也與下桎梏俱是假借之辭○或曰誨人不只是先王教子弟如小民無知違道犯令之類亦須用刑人桎梏亦所以教之也雖然蒙童蒙也禮曰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安用刑人桎梏

用刑人或曰古之笞杖人者皆以刑餘之人為之故治家用鞭朴謂之用刑人也○用說桎梏正韻桎足械也莊子窮桎不刑梏手械也○以往吝對用說桎梏說言若遂往而不舍擊蒙無已則非惟在彼有所不堪而在我亦失其所謂敷教在寛之道矣○以往吝非惟不能利乎蒙而又為有害乎蒙且反見害於蒙者矣故為吝○爻中所謂象者有二類一類是乾初九為潛龍之象九二為見龍

之象是本諸爻體者而假物以象之也○一類是

乾九三性體剛健有能乾乾惕厲之象蒙九二剛

而不過為能有所包容之象則是本爻之體所具者

以為象不復假諸物也然假物之象却在本於所具

之象本爻所具是内象所假之物是外象也且夫易

者象也統而言之無一字不在象上來象即畫中所

具也

九二包蒙吉

九二以陽剛為內卦之主統治群陰當發蒙之任者也以理言之所治既廣物性不齊不可一槩取必固當有所包容也而爻之德剛而不過又為能所包容也

納婦吉

以陽受陰是衆陰之陰非就九二一爻內討箇陰也若就九二討則是以陰受陽非以陽受陰矣○亦非專就受五六說九二實統治群陰非只五六一陰況

六五於本文全無所承只是統治羣陰耳胡氏謂是納六五一陰非也然又不可泥統衆陰之義而謂是納幾箇婦也納婦是於人事中取其有合爻義者只要象意在不可泥也

子克家本義云又居下位而能任上事亦指其以陽剛爲内卦之主統治羣陰而當發蒙之任言○大抵此爻三句辭就本卦言只是包蒙吉一句便了其納婦吉子克家都是就包蒙之象轉取出來故本義以

陽受陰又居下位而能任上事二句畢竟都是統群陰之義也○三句各自為一事包蒙是爻有此象占者能包蒙則吉矣納婦是爻有此象占者遇納婦則吉矣子克家又純是象占意已在克家内矣

三句俱是本文以著占○如包蒙吉納婦吉之類皆作占辭看其本義云為能有所包容之象有納婦之象者皆是推原之辭如需卦孚貞及利涉之象亦皆推原之辭

履卦本義云故其卦為履而占如是也而上文曰有履虎尾而不見傷之象者亦此例乾九三本文云有能乾乾惕厲之象尤為分明也

故占者有其德而當其事則如是而吉也

或曰有其德者剛而不過也以陽受陰也能任上事也當其事者謂當發蒙之任謂納婦之事任克家之責也如是而吉者謂其所占之事亦要如此乃吉也

所謂有其德以平素所具言也下句克字亦有吉義

○納婦大抵亦是他有以容納之故亦謂德不然凡陽爻得陰應者皆可為納婦象而何獨此爻取之也看來以納婦為亦是有此德似涉牽強○愚謂有其德指包蒙子克家當其事專指納婦故本義於包蒙則曰為能有所包容之象於子克家則曰又居下位而能任上事於納婦則止曰為納婦之象而無能字可見納婦不用兼說有其德只是當其事也此說較正大葢本義若不為有納婦吉一句則只云占者有

其德則如是而吉也便已完了今獨添當其事數字特為納婦吉一句不可以德言耳此是定説

子克家剛柔接也

爻辭曰子克家以九二之才言也象傳曰剛柔接以九二之得申其才言也伊尹非有太甲之任不能進商家之衡周公非有成王之任不能奠周家之鼎味夫子剛柔接之辭意其所感者深矣○二五之應本不可偏重一邊但彖傳志應也象傳剛柔接也都重

在五之應二此不可不知蓋九二是賢者五雖居上
然當下賢此亦隨在致隆之義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無攸利

周公見得此爻陰柔而不中正在女子則是箇不正
之女故著其占者得此爻不可以取女何也蓋此女
見有金之夫則舍身從之而不復有其身也取之何
利○蒙初六六三俱是以爻為主以占者為賓○既
曰勿用取女繼之曰見金夫不有躬無攸利是本爻

之象以發其所以然也

見金夫不有躬即是本義所謂陰柔不中正陰柔不中正之義在女子則為見金夫不有躬之象耳六二不言蒙者其陰柔不中正蒙不足以盡之也故就不正之女言亦女中之至蒙者也所謂下愚不移也行不慎也

即指見金夫不有躬說不必拘說文體陰柔不中正蓋於勿用取女一句義反緩耳但亦當本諸文體○

參義曰立身一敗則萬事瓦裂男取不正之女女有不正之行皆無所利矣推而言之君臣之遇合朋友之交際安往而不然哉

六四困蒙吝

本義曰既遠於陽不曰遠於二而曰遠於陽可見陽字兼二與上如李氏所云○蒙者全賴明者以發如今既遠於陽不得賢明之君子以近之又無正應不得所親之賢明者以為吾助則蒙無自而發而困於

蒙矣困蒙則終於下愚之歸吝孰甚焉○本義云能

求剛明之德而親近之則可以免矣此又朱子開物

成務之精意也葢易以道義配禍福議論固當如此

若術數則局定矣

獨遠實也

獨遠實不兼本義所謂又無正應者亦如屯之利建

侯不取初九爻義比之九五位正中也不取卦之羣

陰皆來比巳意皆舉重而言

六五童蒙吉

柔中居尊下應九二且就文言純一未發以聽於人又影此意說向童蒙上去如乾九五本義曰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又曰如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者也

此釋經之法也

純一未發貼童字意彖辭亦以其志應故曰童蒙

柔中居尊純一未發此童蒙字與卦辭童蒙字小不同蓋卦辭只是說蒙昧而已此之童蒙言其有柔中

之善純一之心純則不雜一則不二葢有安已之心而無自用之失有初筮之誠而無再三之瀆如是則德性已明治功已成信乎其吉矣程傳童所未發而資於人者也此語最切本義用其意

宋敷文閣直學士李椿墓誌銘有曰易以九居五六居二為當位而辭多艱以六居五九居二為不當位而辭多吉葢君以剛健為體而虛中為用臣以柔順為體而剛中為用君誠以虛中行其剛健臣誠以剛

中守其柔順則上下交而其志同矣陛下得虛中之道以行剛健之德矣而在廷之臣未見其能以剛中守柔順而事陛下者也願觀象玩辭求剛中之臣遠柔佞之士以應經義起治功　右出晦庵文集

六五均之為蒙也六五好處只在童字內

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順以巽正是所以為童蒙處即本義所謂柔中居尊下應九二者也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上九治蒙過剛有擊蒙之象也雖然顧其所以擊之者何如耳若取必太過攻治太深則所以擊之乃所以害之也何利焉惟捍其外誘以全其真純則其擊之乃所謂益用凶事者也何不利之有占者各以其德為應故兩言之

擊蒙即今之用鞭朴也為寇是擊其課程不大進而責效於旦夕者也故不利禦寇是擊其好頑耍遊蕩

以收其放心者也故利禦寇字不同下一寇字是蒙者本身事

擊蒙是象下二句是戒占者言擊蒙而用之於為寇則不利惟用之於禦寇則利顧所用何如

為寇者是責之以所未能知所未能行也禦寇者是為之保護其良知良能之天也蓋蒙雖良知良能之天不喪而亦不能不為外誘所牽所謂蒙養弗端者亦有之○一說利禦寇只是防閑嚴密之意初無許

多鞭撃之苛擊蒙只是過剛之象耳然治蒙過剛便

自有敲朴○為寇寇在我也禦寇寇在彼也

捍其外誘以全其真純此理正是蒙以養正

凡事皆然不止為誨人也此句亦難看一說是正意

一說是餘意大意只是餘意元與卦名同觀此文本

義所謂全其真純字面亦見正意只是說誨蒙○一

說皆字見得是正意若曰他事亦然則是餘意○叅

義曰推之他事凡有故加人者皆為寇也名正言順

者皆禦冦也爲寇禦冦其事相類而得失利害之分

遠矣可不慎哉

利用禦冦上下順也

胡氏曰上之剛不爲冦而止冦上之順也下之人因

其所止而止之下之順也無餘藴矣順字正貼利字

意上下皆順此所以爲利也○詳觀蒙卦六爻在蒙

者便當求明者在明者便當發蒙者而各有其道然

要之不出卦辭數句矣故曰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

半矣若六三則自暴自棄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者也爻辭只就女子上發明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以剛遇險而不遽進以陷於險者葢陰柔性躁不能寧耐乾剛則沉毅不苟而能寧耐所謂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孚信之在中者也信以循物無違而言是涉於事者孚則是心之處即忠也忠

信二字亦相離不得需而有孚如何葢人之所需固有出於勢之不得不然而非其心之實然者故貴有孚○需之所以能有孚者以其知義命故也知義命則自然安於需故光亨○光亨光明而亨通也以心言即習坎之維心亨○本義坎體中實即習坎所謂內實者也顯出孚字意陽剛中正而居尊位顯出貞字意若彖傳正中二字又該中實意○若又得正則吉者有孚以心言得正以事言謂需而得好也○涉

川尤貴於能待能孚不可輕看若非有孚而得正未為能待也故上文若又得正看又孚便見帶有孚下來若非有孚亦不能貞矣故先言有孚

有孚光亨貞吉所該者廣利涉大川獨舉其最大者言

有孚以心言先亨亦是心先亨也貞就其事言吉亦謂其事吉也世固有心孚而事或不正者故兩言之

○利涉大川就事說帶貞吉為多

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需之義須也此卦所以為需者蓋坎在上乾在下則是有險在前以乾之剛健臨之而不陷於險此其義不至於困窮矣陷冒之也要說得其義不困窮字意不重方是

剛健而不陷是能需能需則自不困窮正本義所謂不欲速而犯難者也

需有孚止以正中也

需而謂之有孚光亨貞吉者何所取哉葢以卦體言之此卦九五一陽在上體之中是居乎天位之尊正而且中者也正而且中是為有孚得正之義矣葢正固貞也中實則有孚也位乎天位以正中也謂不惟處位之尊而又得位之當不可分德位言○此處只重在正中孔子却把位乎天位加其上何耶意者不明說位乎天位則不見其為指九五或以六二為正中又或兼二五言正中矣如益卦中正則兼二五姤

則曰剛遇中正巽則曰剛巽乎中正履則曰剛正中而本義又皆曰指九五同人曰中正而應則指六二觀則曰中正以觀天下而冠之大觀在上其他不曰剛中而應則曰得中而應乎剛柔麗乎中正皆有眼目也不然此卦何以不重於天位一說需而有孚且貞者亦有賴於勢位如唐德宗之討淮蔡所謂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倘非其據尊位主張得過鮮不搖於紛紛之議而無以濟中興之業矣又世間人事於當

需而不能需者亦多是屈於勢力之不足既屈於勢力之不足則有不得遂其心而盡其道者矣此在學者意會故卦辭本義曰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而九五爻本義亦曰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皆不畧了尊位字豈無謂乎○今九五本義所謂安以待之者實兼有孚得正之意○語類曰需主事孚主心需其事而心能有孚則光亨以位乎天位而正中故所為如此依此說則位乎天位之意似不輕愚謂大抵有大人之

位有小人之位有大人之器有小人之器大凡有位望之人其心胸見識自是出衆人一頭地若瑣瑣閭閻之徒其有所待心胸自是窘束所處自是猥瑣更無磊磊落落寧耐不動之意故九五需於酒食亦以需於尊位言之但不可専以位言更重在中正也彖傳之義不既精哉

朱子曰後世策士之言只說出奇應變聖人不恁地合當需時便需○今之五本義所謂安以待之者正

兼有孚得正說一說彖是統論尊位意輕

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據本義取兩象說然亦須帶中正意來云以卦體及兩象釋卦辭味一及字可見○此處若無一及字便成卦體之兩象矣○一說利涉大川既取兩象便不得兼上文中正意如屯卦利建侯既取雷雨滿盈便不得兼以貴下賤之義如習坎如蹇解之往有功則皆承上句言無復此象今此既別取兩象為義則不

必帶得正說矣此說較是但本義兩象之說亦不知果是孔子之意否或者孔子只承上文說下如諸卦往有功之例（）本義若就只云卦象則或重在大川矣今曰兩象則二意分明更重在乾矣○如山下有險明是兩象也而不曰兩象如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明是兩體也亦不曰兩體獨此曰兩象者正以其兩象不分明故特言之不然亦或只認作坎為大川之一象矣不知所重更在乾之能待上是以知朱子

用意之密○如習坎别以卦象釋有孚之義則不得拘本義中實為有孚心亨之象而通解之矣如既濟初吉柔得中也别自六二取義亦不得拘本義只以既濟之理言之而無所指矣如訟九二自下訟上患至掇也專以上應九五接不可敵言而本義所謂以剛居柔得下之中之義有不得拘矣訟卦終凶訟不可成也則不得兼上九以剛居訟極有終極其訟之象矣○利涉大川之辭需同人蠱大畜益渙中孚皆

言之文王本義謂占得此卦者利於涉川而已而其
所以然之故則孔子於彖傳合發之朱子於本義又
申明之矣如需則承上文中正之義曰往有功也於
同人則曰乾行也於蠱則曰往有事也於大畜則曰
應乎天也於益則曰木道乃行於渙則曰乘木有功
於中孚則曰乘木舟虛可謂言簡而意盡宜無復說
矣而先儒往往多用已意立說有謂諸卦凡言利涉
大川皆利濟陷難之義則是以為利涉為占中之象

而非直指之辭矣如乘木舟虛之類便不通有以同人之利涉為同舟共濟者則於乾行之義少乖矣唯臨川吳氏謂當蠱之時不可以靜俟當濟險難若似得其本指也或謂大畜之利涉謂賢人當出以濟天下之難以究大畜之才則孔子應天之說當置之於何所哉謂益之利涉謂益以興利則木道乃行之說置之何地所謂渙之利涉為是渙天下患難之意則乘木之義又將何所用此皆後學之不可曉者也

或謂利涉大川宜以為涉川一事而不以為濟難之義似乎太拘而無味予謂如此則不遇難者得此占為無所用矣且人之涉川豈徒涉而已哉必有事也大而朝覲仕進小而行役佃漁之類凡陸行不通者皆當出此如其利也則事已濟志已行矣又何患其太拘更以訟之不利涉大川入於淵也味之益見乾行乘木等取象為不泛中間惟謙初六用涉大川吉為獨取濟難之義

往有功也雖若虛說其實全憑兩象說來非坎水在前則無緣有箇川在非乾能需則其涉之也豈能利而有功哉朱子恐人不知兼此兩意解之欲提掇得明也故曰兩象然不看一及字在中間則是卦體之兩象矣此又是一說也

凡言往有功者皆承上文言○往字貼涉有功貼利○往有功者以其可往而往也○本義若只云卦象則或重在大川今曰兩象則重在乾矣○蒙山下有

險亦兩象也彼不言兩而獨於此言兩者以本文不甚明白恐人不知其有兩象在也故獨詳之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本義待其陰陽之和而自雨其字何所指耶葢雲便是陰陽之氣若無陰陽則無雲今雲之起無復用心也只聽於其氣之和而自雨耳或問雲之起只是陰氣上騰安得兼有陽曰陰氣無陽則不能自騰矣故天將降時雨然後山川出雲此理宜細推○舉天地

間物至無心者是雲故曰雲上於天需云云○飲食宴樂飲食即宴樂之具九五需於酒食亦同此意俱是無所作爲惟安以待之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需於郊在人事只是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邦無道危行言遜之類是也○利用恒者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戒之云

利用恒无咎作一句讀是本象以著占爲利用字重

也

衆義曰需下三爻以去險遠近爲吉凶初以陽處下最遠於險故爲需於郊之象郊荒遠之地也而君子安處焉故云利用恒安常守故而不躁於進斯無咎矣愚謂亦不專以去險遠近爲吉凶也

未失常也

謂不失其所需之常也一說不改其常處也與本義恒於其所同看來本義傍爻辭釋文則曰恒於其所

小象發爻辭正義則為不失其常意都歸就人事說也○用恒寧耐到尾之意○需於郊就初字說利用恒无就九字說來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沙水涯之物故為近險之象近險則小有害矣故在人則為小有言○小有言他人言語傷於我也即需於沙之意需於沙以位言終吉本其德言○終吉者剛本有寧耐之㨾中則又有善處之術故終能出乎

險也

沙則近於險矣在人事則如與不善人為隣與不善人同僚之類故小有言此猶特以地言事亦有然者時亦有然者如智果與智伯同宗知智伯之立也必滅智氏而别於太史為輔氏是其事之近乎險者也如晉人假道於虞之時百里奚知虞公之將亡也而先去之亦是其時之近乎險者也

終吉謂終有出險之功○終吉以爻而言如坤六二

不習無不利之說

需於沙衍在中也

衍寛意只是剛字在中本是爻位然今用以顯出得中之義剛之所以為衍者就需言也猶同人之五曰中直蹇之五曰中節○剛字誠當得衍字傳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是能寧耐者聖人之筆其不苟如此

在中之中實與本義剛中之中同葢象傳是本那爻

位取出這中來若虛說箇在中實無所歸着如何只
說是在卦之中不可說是在險之中如經中所謂牽
復在中元吉在上之類細求之義皆有當安得盡以
為虛說乎○小象若曰二需於沙雖近乎險然以寛
居中不急進也以寛居中而不急進故雖小有言畢
竟以吉終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泥雖將陷於險而九三則猶於此而需也特其所處

之地不如初與二之遠於險耳六四亦然直至上六方無需處而曰入於穴九三去險愈近以地言過剛不中以行言所處之地已瀕於險而又以過剛不中處之其能免於害乎過剛不中只貼致寇至一句○過剛不中便是不敬慎故小象云敬慎不敗也

灾在外也

言灾只是面前不是說在外卦所以着箇謂字見得是指外卦也○灾在外即險在前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穴即血之地以其已入於險則曰血以其自險而出則曰穴其實非有二也如孟子所謂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道與俗實一而已但從由字來則當下道字從變字來則當下俗字不可強分解○剛者能需六四是柔亦得出自穴何也曰剛有善惡柔亦有善惡如卦之乾剛初之陽剛二之剛中皆剛之善者也故能需若三之剛而不中剛之不善者也故不能需而

致寇至如六四柔而得正又柔之善者也故能需而出自穴若上六以柔居險極無復有需矣此一義於易中所關至大學者不可不知○六四需於血猶是需六爻直至上六方爲無所需入於穴或曰四既於血矣又安在其爲能需曰六四若不是猶能需則便死了又安能出自穴以其柔而得正也○剛之能需猶乾之健而知險也柔而得正者之能需猶坤之順而知阻也順之至亦自有健在故剛柔同歸於能需

而非牽強之說

需于血順以聽也

順以聽直爲出自穴一句設即本義所謂柔得其正

需而不進者也○本義柔而得正順也需而不進是

聽時也非順不能聽○就陽剛說需則是能寧耐就

陰柔得正說需則是能順聽然同歸於能需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九五需于酒食者安以待之也蓋非陽剛中正不能

安以待之非居於尊位則不得安以待之故本義云

云

彖傳位乎天位以正中也看來即是九五之需於酒食而安待之者也葢安以待之就是有孚而得正處故承之以貞吉需於酒食就是九五之正固也非復戒之以正固也貞吉以占者言○需於酒食便是貞了占者如是而貞則吉矣故象傳云酒食貞吉以中正也如此說理正當且合彖傳○以中正也本義曰

陽剛中正需於尊位而象傳只曰中正者葢中字含

得尊位意正字含得陽剛意了聖人筆下自不苟

上六入於穴　止敬之終吉

入於穴至敬之終吉皆為象○此爻彷彿如漢髙帝

為沛公初入關為項羽所怒破函谷遂攻沛公有項

伯者與沛公初無半面之識獨與張良善夜馳見良

欲與俱去良邀項伯入見沛公沛公奉巵酒為壽約

為婚姻遂因以謝項羽而得解於難不然項莊之舞

劍誰與敵而樊噲之入衞亦難為功矣此亦不速之
客來敬之終吉者也但非三人耳世間事如此類者
常多所以有智量之人步步得活法也要在寧耐委
曲上六大槩謂已陷於險無可為矣然下三陽需極
並進六能順之猶或可藉其力以出險也是於死中
覓生路也
終吉大抵亦是象終吉是出險也本義自占者當陷
險中以下通是再影出象意以示占耳或者遂泥此

而分終吉以為占失其㫖矣○需九二上六終吉通是象葢九二剛中能需則曰終吉九三過剛不中不能需則曰致寇至六四柔得其正需而不進則曰出自穴皆象也上六有敬之之象既是敬之便已有終吉之理在矣合而觀之豈不是一類又如師九二在師中吉无咎亦象意居多初九利用恒雖有利字在亦本諸象以戒占者○柔不能禦而能順之非惟不能禦亦不當禦抑亦其不願禦也何者九三是吾正

應也初二是吾正應之同類也既與吾正應之同類則亦必於吾有利而無害矣禦之何為其理必能敬之也終吉者藉三陽之力以出險也非敬之不可得故曰敬之終吉非恐其欲禦而戒以敬之也本義蓋亦用此意〇以情而言上在險中而不能以自振得同類之來當如空谷之足音也云何不喜而故欲禦之耶且三客之來皆非惡客也柔不能禦之云只是順之反辭耳〇詩經行露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

傳云速召致也不做催促說做催促說亦無害○需卦六爻如需於郊需於泥需於血大槩且就其所居之位言其去險有遠近耳至下面一截如利用恒之類才是隨其能需與不能需以為吉凶也○需卦六爻吉凶不同不全係於去險之遠近其要只在於能需與不能需之間耳初去險雖遠然非用恒不得无咎二雖未甚近險然非剛中能需不得終吉三去險固近矣然非過剛不中亦未必便致寇至四雖入乎

險矣然以柔而得正需而不進終能出自穴若九五則以需而得吉上六則以敬之而得終吉合而觀之則君子遇險之道可得矣先儒謂大抵天下之事若能款曲調停待終是少錯

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一說雖不當位謂其以陰居上正是陰居險極固為入穴矣終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而得終吉則亦未大失也此說似順葢此不當位正於困上六困

於葛藟未當也一般似可備一說

故宮博物院藏

易經蒙引卷二上